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二日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七五七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貳百元

崞縣棗坡等五村 捐出銅錢造軍火

（崞縣訊）八區棗坡等五個自然村的農民，將鬥爭果實的銅元、銅錢，自動送工廠作軍火，計棗坡銅錢五百一十六斤、銅元三百五十斤；都莊銅錢五十五斤、銅元四十二斤；康村銅錢三百斤；西頭銅錢四百斤；老師銅元五斤，共五村銅錢一千二百八十一斤，銅元三百九十八斤。（馮如秀）

離石東關巴 織布婦女傳授技術

（離石訊）東關巴在未解放前，全村有九個會織布的，會紡綫的有十幾個；新政權建立後，有十三個婦女學會織布，紡綫子大都會了，最近開婦女會討論開展紡織時，大家自由結合，組成了五個組，每組有一兩個會織的，專門教別人，資本是由組自自貸綫子，朋起來學織。（李秀珍）

崞縣大牛堡群衆接受區農會的意見
撤消攆走外來户的錯誤決定
提高了代表、群衆的「天下農民一家人」思想

（崞縣訊）一區大牛堡行政村在分配土地中，曾作出排擠外來戶的錯誤決定，想把全村六十多個外來戶攆走，後經區農會派人以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進行教育，農民自覺的改正了這個錯誤。二月二十日區農會接到大牛堡一個工作報告，上邊說：「……我們全體僱、貧、中農，經過民主討論，一致決議外來戶都回他們村分地。……」在這以前，區農會聽到各村代表反映大牛堡要攆外來戶的事，竟影響到附近各村一些落後群衆也要這樣做，感到問題嚴重，當即由主任委員黃老二帶領幾個同志，前往解決。經過深入調查，發現攆外來戶並非全體農民的意見，而是少數人把持操縱的結果。這少數人曾非正式的在主師父家裏開會咯吵提外來戶這件事，他們說大牛堡地板子狹（水地村），一人還不到二畝地。咱村六十多戶外來戶，一人分上二畝地，就夠咱村多一半公地。在丈完土地登記人口時，他們就提出趕外來戶，代表任天才說：「把外來戶攆走不對，政策上不許可！」邸長卯就說：「那你們按政策辦去吧，還開會討論個甚！」說着主張趕外來戶的人就走開了。另有少數代表雖沒有公開提出趕外來戶，但思想上同意這樣做，因而做出錯誤決定。區農會根據這一情況，首先召開代表會議，研究「天下農民一家人」是句空話還是要兌現？攆外來戶對不對？會上有個別代表以「群衆意見」做盾牌，推卸自己的責任。如彭俊喜、彭貴掌說：「我早就清楚了，人家群衆要攆嘛，咱有什麼辦法？」邸二娃說：「不能只怪群衆，還是怪咱代表沒開說清楚，還要看咱們心裏是不是想攆外來戶？」並說：「民主還要有領導，不是誰想怎就怎叫民主。」經過領導上的解釋，代表們互相啓發，大家認識到攆外來戶是不對的，不是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只顧自已多分一二分分地，私心太大。代表彭俊喜說：「咱村攆外來戶，其他村也要攆，咱村住到外村的人還不是都攆上回來了？再說，咱村把外來戶攆走，人家的說他已經搬走十幾年了，公差勤務都在外村負担，這陣回來分地，我們不要。兩村都不要，讓人家到甚地方去們」共他代表也說：「咱規定這下房地的外來戶不攆，沒房地的要攆，這就更不對，沒房地的都是貧苦農民，還不是自己人鬥爭自己人嗎？」代表們的思想打通後，分頭到群衆中醞釀，區農會的人也直接找群衆談，大家說：「門地主人家也出了力，分地把人家攆走，自己心上也下不去。」接着便召開貧農團及全村農民大會討論，進行思想教育，大家都認識到攆外來戶不對，說：「快取消了那個決定吧！要不鬧大亂子啊！」並決定把眞正逃避負担、逃避兵役的人，送回原村，兩村都有產業的，應在一村住，並且要開來原村的介紹信，證明在原村不分地，避免分雙份。最後有人提出：「一些抽大煙不務正業的灰人（外來戶中的少數），要攆走，怕攪亂大家。」」領導上即提出：「灰人攆回去是不是就變成好人了？」大家說：「回了他村一樣是灰人！」領導上又說：「人家村也不要灰人，他又沒去處了，沒生活更要灰咧！」大家討論說：「灰人咱不要改造他，不叫他灰，攆走不是法法。」最後決定，這些人還是要給分地，但不給地權，由大家監督改造他。前後經過三天的教育，這一問題已經圓滿解決了。（馬烽）

閻賊作垂死掙扎
實行併村製造無人區
加緊「編組」捕捉壯丁

（新華社晉中六日電）在人民解放軍大舉攻面前，閻賊驚惶失措，妄圖最後掙扎，近在晉中平川施行曠古未有之大破壞。文汾平川閻匪軍所到村莊，強迫群衆堵塞水井，將做飯鍋沒收搗毀，實行併村，製造無人區，強迫十五歲至五十五歲之男子，搬到閻匪城關附近與據點居住。交城、清源閻匪已將傷兵及家眷向太原集中，並有二百餘輛大車由交城、清源向太原集中糧食。清源、太原平川閻匪強迫各村白天打鑼，晚間點火作暗號，以防我軍突然到來。與此同時，更加緊抓丁「編組」，今年一月，閻賊在太原召開專員會議，規定於二月一日前抓丁十五萬人。並於三月五日前檢併土地二十四萬份。閻賊實行「自白轉生」後，即重新「編組」，以「受訓」「開會」等名義，誘捕青年，並以武裝包圍村莊捕捉壯丁。因期限已過，大部份地區未達到指定數字，閻賊又下緊急命令，凡十五歲至十七歲的男子編爲「壯年隊」，十八歲到四十七歲的男子編爲「民衛軍」，四十八歲到五十五歲的編爲「守護隊」，加速編組訓練。閻匪要求之二十四萬份土地，是完全剝奪了晉中平川人民的土地與糧食，並規定了種地的人要找連環保，交不了優待糧及田賦的，即實行奪田，並送服兵役。

托和武工大隊
深入傳區活動

（新華社綏蒙九日電）托（和托）和（林）武工大隊深入紅河北岸傳佔區活動。上月十八日夜，武工隊活動到紅河槐之白旗窰子、格莫溝一帶襲擾敵人。二十二、二十四兩夜，又深入到和林屬之榆林城敵據點附近之下腦海村、囟前後、將軍舟等村，榆林土頭蝠縮城內，不敢出來。經我不斷襲擾，嚇得距我區四五十里之敵鄉保長等，夜裏都不敢在家裏睡眠。據不完全統計，半月內，共打死敵偽軍二名，活捉傳匪保公所幹事一名，繳獲牛十二條，驢十九頭，細糧一千餘斤，土布五疋，棉被一床，衣服七件及其他物品。繳獲除糧食交政府作公糧外，衣物、牛、驢、布疋等，全部轉交政府分配給貧苦農民。（國璋）

（新華社綏蒙九日電）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時許，和林之榆林城傳匪步騎兵八十餘名，圖犯我某某等村搶掠財物搶拉牲口。我地武某部，當即設伏於鷄兒山阻擊敵人，戰鬥三小時，掩護群衆耕牛安全轉移。當天晚上，傳匪士頭劉備全帶保公所鄉兵十餘名，犯我托和邊沿區某村，我當地武工小組即悉，即前往襲擊，追至北元號與敵發生戰鬥，敵不支慌忙逃竄，被我擊斃一名，繳步槍一支，子彈二十發，皮衣二件。（璋）

山陰五區檢閱民兵

（新華社綏蒙電）山陰五區於二月下旬檢閱全區民兵。河曲堡村民兵於二月二十日用火槍打跑三個土匪，會前後四次打退特務擾犯。參加大會的一班民兵，均全付武裝，榮獲頭獎。安崇村民兵管押地主，沒有跑掉一個，最近更積極進行夜間巡查活動，被選爲全區第二。龐家堡民兵於去年十二月配合群衆奪回被特務搶去的五頭牲口，許爲第三。（苗春、占魁）

右玉張生春、甘世輪等同志
抗擊傳匪壯烈犧牲

（新華社綏蒙七日電）（遲到）右玉一區武工小隊長張生春，縣××部幹事甘世輪同志等十一人，在奮勇抗擊右玉二百餘傳匪的包圍下，彈盡壯烈犧牲。二月一日夜，右玉傳匪補訓十一師一部與「老財隊」共二百餘，包圍我一區黃家窰村，住在該村之我一區武工小隊長張生春、縣××部幹事甘世輪同志及戰士等共十一人發現被敵人包圍後，曾幾次突圍，但因敵兵力過多，沒有結果。張甘二同志遂領導所有同志據屋抗擊，匪軍曾無恥的誘騙繳槍，但張、甘二同志堅決回答：「老子們死了也不繳槍！」並動員同志們堅決抗擊。匪軍連續以機槍掃射，並投進房內六十多顆手榴彈，張、甘等同志從半夜堅持到天明。最後敵人用火將窗子燒着，燒入窰內，張、甘等同志因負重傷，子彈打盡，遂將槍支文件全部搗毀，在高呼「堅決消滅傳匪」「寧死不投降」聲中壯烈犧牲了。同時犧牲的尚有副隊長張日明、事務長佘征、及通訊員戰士群衆共十一人。按：張、甘等同志堅持右一區對敵鬥爭，屢次打退敵人搶劫，保衛了群衆利益，並領導當地群衆鬥爭地主，當地群衆對他們的犧牲莫不痛憤，一致提出爲死者報仇。（楊克林、袁保善）

八分區地武保家隊武工隊
積極活動保衛糧食
某支隊襲入關口殲閻匪六十餘

陽曲

（新華社晉中七日電）上月二十日，陽曲地武某支隊一部在陽曲五區某村，將搶糧閻匪二零二團一個連完全擊潰，俘閻匪五人，繳步槍五支，繳砲一門，奪回毛驢五十二頭。

本月二日，陽曲我某支隊主動出擊，襲入關口據點（太原西北三十餘里），將閻匪保安四團機槍中隊大部殲滅。當我部隊突然出現時，閻匪正在院中吃飯，僅十餘分鐘即解決戰鬥，共俘閻匪教官以下四十八人，打死中隊長以下十二人，繳輕機槍四挺，輕砲二門，步槍三十七支，其他軍用品一部。

汾陽

上月二十六日，我汾陽大隊在汾陽邊山某村打擊搶糧閻匪區公所，擊斃閻匪督導員以下十餘人，俘區警通訊員各一人，繳輕機槍一挺，步槍二支，奪回毛驢三十餘頭，糧食四十餘石，解放被閻匪抓走之群衆百餘。

平介

上月二十二日，平介大隊精幹武裝一部伸入平汾路南某村，打擊由義安出擾之閻匪武安鄉公所，僅十分鐘即結束戰鬥，俘敵四人，斃敵二人，繳輕機槍一挺，輕砲一門，步槍二支。閻匪二零八團一個連八十餘人、駐見喜之鄉武裝一個連四十餘人及駐田屯之保警隊九十餘人，離三路增援，但走至距某村六七里路，只以槍砲亂打，不敢前進。

又上月廿二日，平介精幹地武一部在某村予義安出擾閻匪以打擊後，介休閻匪駐中街之北辛武鄉村人員慌忙從孔家堡逃過汾河。閻匪一區區長帶保警隊一百餘人，原計劃在北小堡搶糧六天，但第二日我精幹武裝即在該村附近出現，敵驚魂喪膽逃竄。

文水

上月五日，文水六區保家隊一部配合某村群衆，在太汾路東的東槽頭村（距閻匪據點僅數里）擊潰搶糧閻匪數十人，並奪回糧食一車。下午，保家隊到某村村外時，正遇平陶閻匪在該村強迫編組，並將青年二十餘名、群衆十數名準備編走。該隊即設伏村外，待閻匪出村後，猛烈射擊，閻匪區警一人被我擊斃，閻匪鄉公所人員倉惶竄逃，二十餘名青年與十數名群衆均得營救。

在反抗閻匪抓丁下，文水、平介各村保家隊一月來有極大發展，文水保家隊已發展到××餘人，平介一、三、五區已組織起保家隊××餘人，平介某村阮國楨爲給他哥哥報仇，自動團結若干青年，要求我民主政府發給槍支，打擊閻匪鄉村武裝。

黃家川土改中整頓支部

發揚黨內外民主審查黨員

黨員受教育後形成核心聯系羣衆

（本報陝甘寧訊）綏德義合黃家川村，當去年冬土改開始時，即審查整頓農村支部，把土改與整黨民主運動相結合，整個土改過程，也就是發揚黨內外民主、審查教育原有黨員、發展新黨員、加强黨和羣衆聯系的過程。現該村土改結束，整黨工作亦告一段落。

黃家川係一九四〇年解放的村子，但遠在一九三六年即有黨的組織，當時只有兩個黨員，後來發展成七個，最早的兩個已經脫黨；這七人有五個係抗戰初入黨，兩個是前年冬土改後發展的。從成份上看，三個貧農四個中農；從作用上看，四個參加鄉村工作，三人係勤樸農民。但整個說來，這裏的黨存在着三個缺點：（一）黨很小，而且有嚴重的關門傾向。全村七十四戶，三百三十三人，但只有七個黨員。（二）把黨的工作主要地局限在保衛工作上，其主要活動爲「監視壞人」，使羣衆覺得黨很神秘而從不過問。（三）七個黨員中，四個和羣衆有聯系，三人和羣衆間有隔閡。和羣衆有聯系的四人中，三人未參加行政工作；一人是新黨員，但都缺乏教育。和羣衆有隔閡的三人係老黨員又都担任行政工作。這三個黨員情況也各有不同，一個因爲過去愛串門子、耍賭博，在羣衆中喪失威信；一個是近幾年不好好勞動，有私情觀念而爲羣衆看不起；再一個就是在歷年來担任行政工作中有强迫命令、負担不公，脫離羣衆的現象。

啟發羣衆參加整黨 教育黨員接受審查

工作組沒有下去以前，黨員和羣衆間的隔閡很大。全村七十多戶，四十多戶對那三個和羣衆有隔閡的黨員沒有好感。郭登俊、黃向貴是眞正正派的貧僱農，黨曾派人進行過十來次談話，他們都因爲對那些不好黨員有意見而不願意入黨。有四個黨員又聯絡一部份人組成「貧農團」，把地主富農全部財產沒收，刮了富農根食，把一家地主掃地出門，而這個「貧農團」便是那個勞動不好的黨員黃向海領導的。他們對人宣傳說：「剛剛先打倒地主，再打倒富農，再打倒中農」，使中農發生恐慌。工作組下去以後，一面直接找眞正貧僱農，啓發其覺悟，幫助他們團結中農形成力量，同時即在黨內動員，發現並團結好的黨員，教育落後的黨員，解釋黨的政策和黨的任務，號召黨員在羣衆運動中學習。接着公開支部，在羣衆參加下進行整黨，把審查教育黨員變爲羣衆的事，一面由羣衆審査，一面即由羣衆選用。黨員黃鳳淸係老貧農成份，工作積極，和羣衆有聯系，首先吸收到新貧農團中，經出羣衆審查後，公認爲是最好的黨員，隨即被選爲農會委員；黨員黃登保、黃維花被審査後，一致認爲各方面很好，即委以重要工作，在運動中後者被選爲農會主任，前者被選爲委員。對於有缺點及毛病較大引起羣衆不滿的黨員，工作組便從教育着手，利用一切場合從具體事實上宣傳政策，在夜校中給黨員及非黨員上黨課，啓發黨員反省，鼓勵他們批評與自我批評，從日常發生的具體事實中引導他們開檢討會，再由近及遠聯系過去。黨員黃朋明反省出前幾年鬧賭博、串門子喪失信仰的事實，工作組即予以恰當表揚；黃憲淸敢於批評別人，工作組也加以適當鼓勵，這樣逐漸使黨員把批評與審查認爲是光榮的事。與此同時，非黨羣衆也召開會議，工作組在會上强調發揚民主，說明羣衆有權審查每個幹部和黨員，從本村已往黨和羣衆發生的具體事實中說明黨的重要，鼓勵他們打破各種顧慮起來參加整黨。兩方面動員好後，合起來開大會，會上黨員先公開自己，反省自己的錯誤和毛病，然後誘導羣衆發言。黨員黃朋元說：「我們過去因爲敵人强大，黨員是秘密的；迴刻咱們力量大了，黨員也公開，但我們過去放鬆了教育工作，黨員有了毛病，今天請大家來糾正我們，幫我們進步。」於是黨員與羣衆中的嚴重問題逐漸揭露出來：黨員黃紹舉當過議員，工作上有强迫命令，幾年期間得罪過十戶居民；黃朋元任村主任時，領導羣衆給貿易公司疏散棉花，曾企圖少交幾十斤；居民黃朋亮愛串門子，黨員們故意給把公粮加重，逼得他低頭後，才給減了一半。……但當討論到對這些黨員的處理意見時，羣衆多不開口，此時工作組看到有些人還有顧慮，於是提出三項保證：（一）對每一黨員有甚說甚，說錯了也不要緊；（二）對任何黨員提出處理意見時，我們都仔細考慮，對的一定接受；（三）被審查的人將來如發生報復，可以上告。對黨員也提出了三個口號：（一）勇於揭露自己的錯誤才是好黨員；（二）要給羣衆辦好事就要誠心誠意歡迎羣衆審査；（三）相信黨和羣衆不會冤枉自己。從此，會議開的更爲熱烈，黨員反省之後，還提出了改正辦法。

分清是非和責任

群衆認識轉變黨員有了信心

雖然這樣，一些平時不善於說話的人，仍未能充分發言，工作組又找他們開小型會，在大會之外，主要以黨員爲基礎召集有關羣衆開座談會。黃紹舉得罪過的十戶人，一戶一戶請來進行討論，一件一件提出研究；黃朋元壓棉花的事，把全部有關居民找來對證，一件一件分清是非、輕重，嚴格地檢查每人的每件事情，也由此解決了黨和羣衆間的問題。黃紹舉得罪的十戶人，經詳細研究後，三戶完全出於誤會，五戶因動員緊急差事發過脾氣，一戶係因兩家婆姨間的糾紛，一戶即上述黃朋亮的事。黃朋元平時爲人克己，把壓棉花事作了澈底反省後，引起了有關三十餘人當場坦白。大家發言證明了其爲人一貫正派，又勤儉勞動，壓貿易公司棉花事，事前由於錯算了賬，事後怕公家以少追多，便將錯就錯，及至公家派人來問時，才把這幾十斤花送去。這樣，大會和小會配合，把黨的會與羣衆的會結合爲一，黨員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歷年來積壓的舊事也得到解決，如黃朋元壓花的事，經如此反覆對證後，羣衆不但不認爲這是貪汚，反而全村人願給他作保人證實此事。黃紹舉經過嚴格檢討之後，大家認爲他爲人「心是好的」，主要錯誤都由於脾氣不好而來，有些事情的錯誤，責任還在上級。」由此黨員看到了羣衆是眞正的公正人，黨員要好必須與羣衆結合，而且給每個黨員作了一次很好的自我鑑定。黃登保說：「這回我頂住了一回學校，自咱出生以來沒有人這樣教育過咱。」

（下接第三版）

團結互助鬧生產

興縣武家塔

各階層都積極鬧生產

（興縣訊）武家塔分完土地，與改正了錯訂成份後，羣衆生產情緒極高。各自然村羣衆，剛過了年就開始了送糞，任家塔貧農劉兆滿初二就送上了，現已送出五十六馱糞；中農劉章淸也送出二十來馱，並同薛金囤、劉兆堂等合夥買牛，擴大生產。改正了成份的劉印富也開始了送糞。富農劉文章、劉毛仁、劉文魁等自淸算結束以後，就向他們積極解釋土改政策，鼓勵他們生產。任家塔富農劉毛仁去冬一個半月的時間加緊紡炭、販賣東西，不但解決了他們全家的口粮，並且還買回一頭毛驢；富農劉毛蹄也鬧的買下一頭。現在他們還計劃和劉槃明三家合夥買一頭大牛，三家共一百二十二垧地，一頭牛能種六七十垧，其餘的地種黑豆。羣衆見他們生產積極，計劃給他們按地多少，留下一部分穀草（六戶六百斤），劉毛蹄說：「政府這樣照管我們，還給咱分下了土地，我一定好好生產，等秋收後看吧。」分地以後，王家塔富農王牛兒，一家十口人，去冬生產，除吃的以外，還剩下五斗米，也買回一頭毛驢跑運輸，賺下底墊種地。分地後，已開始送糞。劉寶村富農尹進荷，一冬割下一百四五十背柴（除自己燒的以外），準備翻地時用。（李少言）

城北村王爾孩

有兩張犁 自願拿出大家用

（靜樂訊）城北村把錯訂成份的中農王爾孩等五戶的富農帽子抹掉後，他們回到農民隊伍裏來積極鬧生產。王爾孩說：「這下我要好好鬧生產呀，過去訂成富農，一天也不安心，心想有些東西就要鬥，那就不如另打主意，以後鬧的不叫它有長餘，該吃米吃麵，該吃莜麵吃白麵，懶得連糞也不拾了。這下大家又給我改正了成份，我覺得比給我甚也强，共產黨還是愛咱勞動的人。」下成份的第二天，他又提上籮頭拾起糞來。村裏討論生產時，缺乏幾張犁，王爾孩說：「我還有兩張，拿出來咱們大家用。」（郁世仁）

五寨南關孫樹林

把退回的大車 套起來跑運輸

（五寨訊）南關改正成份後，召開團結勝利大會，中農侯拴說：「大家改正我，我很是高興，我一定要和大家團結一齊，防止地主報復。」秦三說：「去年鬥爭，就如發大水一般，把許多地和圪塄都給刮了，現在大家來把刮壞的地和圪塄修好。」在被改正的五人都參加了翻身會，大家都說：「這一下咱們除伍擴大了，好好鬧生產吧！」孫樹林當即就將退回的車套起跑運輸，段有宏要上山砍柴、拾糞。（工農通訊員孫建權）

偏關趙家溝

農會擴大

（偏關訊）三區趙家溝自然村農會，於二月十日召開會員大會，討論擴大農會。農民張反亂過去把一個從神池逃來的地主，隱藏在家中，被民兵査住，決定不准他參加農會。後來大家見他改正了錯誤，會上一致通過把他再吸收進來。趙反明過去是個幹部，因爲工作犯了錯誤，解散舊農會時，就把他推了出去，這次，羣衆人說：「參加農會後，還可慢慢教育改正。」討論到農民劉二小時，大家說他是個好青年，看守地主非常盡責任，全體都贊成吸收他參加農會。（鄉工劉英）

堅决貫澈保護工商業政策

五寨城商販組織商會 自動訂出了營業規則

（五寨訊）城關土改中，在接受封建土地財物時，牽連了商業部份，同時對一些人的成份也有訂錯的，因此會引起其他商販的不安，影響到城關的市面，後來工作團及市農會發現這些錯誤後，當即召集小攤販、貧農團、農會，把毛主席報告中關於保護工商業問題，及土地法大綱十二條細心進行了研究，工作團同志參加，並承認對工商政策了解不明確犯了錯誤。最後農會決定把接收的貨物、牲口及一切傢具都退還原主，把錯訂成份的改正過來。改正後不到半個月，就新開門面八家、攤販增加到廿八戶、磨房十一戶、皮房三戶、挑担八九戶。並有四十多個小商小販參加了翻身會（即農會），有的還參加了貧農團。過了幾天，劉尙德等又提出：咱們要向商業發展，繁榮市面，應該成立個商會。大家商量了幾天，組織起六個商業小組，民主選出武丁、王成爲商會正副會長。大家提出今後營業規則：（一）不走私，不販私貨，不偷稅；（二）堅决執行金融政策，買賣公道，不抬高市價；（三）收買土產，供給羣衆需要。（工農通訊員賈秉功、黨小全）

呂梁軍直機關準備春耕

打麻雀戰種春菜夏田

抽出人力畜力幫羣衆春耕

（新華社呂梁七日電）呂梁軍區供給部根據春耕動員令，於上月二十六日召集軍區一級各機關負責同志舉行了生產座談會。確定各單位要完成菜蔬、及雜支等自給。並具體規定：一、提倡打麻雀戰，找小塊地或修河灘地種春菜。二、去年各單位開出來的荒地種夏田。三、大量開生荒種秋菜。會中並決定由供給部負責領導督促，各機關單位即檢查機關生產。會後，各機關積極準備生產。供給部除在去年已開墾之農場上計劃種六十畝小麻籽、六十畝莜麥、二十畝夏田外，今年要在駐地附近集體開三十畝生荒種秋菜。呂梁區黨委機關計劃種山藥蛋二十畝、秋禾三十畝、夏田十五畝，並規定每人自找小塊地，交瓜菜任務九十斤。一中學校雜務人員均開出河灘地五畝。軍區司令部除將去年開出之菜地種夏田，準備大量開生荒種山藥蛋、小麻籽及秋菜，並找到可修水道之河灘地約六、七畝種春菜。其他軍直各單位的生產均在積極籌劃中。此外，各單位均計劃抽出人力畜力幫助羣衆生產。呂梁區黨委抽回兩輛大車，司令部抽回獸驟幫助羣衆春耕。現已通知當地農會。」（陳鑒）

華中解放軍配合地方武裝
向運河綫發動攻勢
兩天收復六據點殲敵千餘

（新華社華東九日電）遲到消息：華中解放軍一部，配合蘇皖二分區地方武裝，上月二十二日晚，向運河綫高（郵）寶（應）淮（安）間發動攻勢，到二十四日晚止，打下和逼退該綫蔣匪重要據點氾水、涇河、黃浦、王營和望直港等六處，殲滅蔣匪整五十一師一部和僞縣保安隊等共一千多名，破擊寶應淮安間公路四十多里。另淮南地方武裝上月八日攻克天長縣北部蔣匪龍崗據點，全殲僞天長縣保安第二大隊長王冠武以下二百多名，其中活捉大隊副兼聯防隊隊長呂耀輝等一百六十三名。在上述戰鬥中，共繳獲小砲兩門、輕重機槍四十挺、長短槍四百五十多支，另擊沉汽艇一艘。

在廣大人民支援下
美共被捕領袖獲釋

（綜合報導）美國人民展開支援被捕反法西斯人士的示威運動，並贏得初步重大勝利。繼美共領袖畢特曼、威廉遜被捕後，美共中委兼皮毛工會領袖鮑達斯又於日前被捕。此舉激起廣大美國人民的反對，美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福斯特三日向報界發表聲明，支援被捕反法西斯人士的絕食鬥爭，號召廣大人民支持他們的出獄要求。「人權保障大會」會員會在司法部前示威，並於五日組織糾察員三十餘人，巡邏於白宮門口，要求釋放被捕戰士，他們手持「我們爲人權而奮鬥，不達目的不止」的標語牌，希望攔截剛從加勒比海歸來的杜魯門，結果杜氏被迫狼狽從旁門溜入白宮。由於廣大人民的壓力及被捕者的英勇鬥爭，鮑達斯首先被保釋出獄。接着美共中委威廉遜、美工會領袖共產黨人史密斯與多爾，德籍反法西斯作家艾斯勒，亦經聯邦法院分院允許交保出獄。

世界民主婦女紀念三八
以保衛民主和平的鬥爭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各方訊：全世界民主婦女都以保衛民主和平與反對新戰爭挑撥者的鬥爭，來紀念三八節。在這一天，國際民主婦女聯盟代表四十二國八千萬婦女，發出呼籲，號召婦女們要盡力阻止「美帝國主義把世界陷入另一次戰爭」，美帝已經在中國和希臘發動戰爭。婦聯指出，並號召婦女們反對帝國主義對越南和印尼的血腥戰爭。蘇聯婦女反法西斯委員會代表全蘇婦女，馳電各國民主婦女團體致賀，希望她們在反對反動派與新戰爭挑撥者的鬥爭中，獲得勝利。在致國際民主婦女聯盟的賀電中，蘇聯婦女希望婦聯集中全世界民主婦女力量，反對反動派，爭取在各方面的平等權利的實現。倫敦和英國其他四十個城市，將同時舉行盛大的公共慶祝大會。南斯拉夫婦女反法西斯陣綫，在給國際民主婦女聯盟的信中，對紐倫堡美國法庭所通過的納粹將領判決書表示憤怒，認爲「這一判決書，再次證明了美帝國主義不擇手段搭救德國納粹分子，以造成對全世界自由與和平的威脅。」羅馬尼亞婦女團體宣佈：「一百三十萬會員都決心爲反對戰爭販子及保障和平而鬥爭。」

蘇聯婦女成就卓越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莫斯科訊：蘇聯婦女以在國民經濟科學文化各方面的成就來迎接三八節。現全蘇有二十五萬餘女工程師、技師在各工業部門服務，三十多萬婦女在師範大學學習，三萬五千女科學家在研究院和實驗室工作，約有一百名婦女由於對科學技術的卓越研究，榮獲斯大林獎金，九個著名女科學家被選爲學士院的會員，其中伊利娜・斯坦以生理學上的新發現，馳名世界，青年女化學家高羅瓦娜則發現了分子量新原理。

美駐蘇大使館一女職員
不願反蘇提出辭職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莫斯科訊：美駐蘇大使館新聞司助理司長安娜堺勒・布孤爾女士近向美大使史密斯提出辭職書，說她「決定辭職，留居蘇聯，愉快地開始新生活。」她在辭職書中指出：「促使她辭職的原因，是由於她對蘇聯人民產生了摯愛，也發現了蘇聯的個人幸福。」她說：「她在蘇聯居住的時期中，由於親身的體驗，對這個國家有了實際的了解，看出蘇聯的優秀人民，正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使世界成爲一個生活更美滿的樂園，因而使她感到目前自己的觀點，和留在大使館作敵對蘇聯人民的工作，是完全不相容的。」

東北解放區東滿工業區
各種新工業蓬勃發展
工人展開生產競賽與立功運動

（新華社東北九日電）東北解放區東滿工業區各種新工業正蓬勃發展。該地農、林、礦資源極爲豐富，日寇侵佔後，曾設立煤廠、金廠、黑鉛廠、洋灰廠、化學廠等，但至日寇敗局已成時，敵便作有系統的破壞，先後將所有的礦山、機器、兵營等悉數炸毀。「八一五」後，敵僞殘餘及蔣匪等，又相繼大肆搶奪，致殘餘設施復被破壞。及解放軍進入該地，民主政府即積極恢復；現該區已有延長數千里的鐵路，萬餘員工的煤礦，幾千人的林廠，十幾萬甚羅水火發電廠，數百座機器的鐵工廠，數萬錠子的紡織廠，以噸計算產量的造紙廠，以及正在建設中的製藥廠與其他化學工業等。這些工業，由於在戰爭的環境中創立，還甚簡陋，但均在克服困難，猛烈發展中。同時，由於大多數工廠都是以機器生產，電力發動，在技術及機器上加以有計劃的組織與調整後，亦能保證很好的生產。該區廣大工人覺悟日益提高，各工廠現均展開熱烈的生產競賽及立功運動，產量激增。以恆山煤礦增加的紀錄爲例，去年八月二日（日產）產煤一千四百噸，三日即產一千六百噸，九月五日爲二千二百噸，十九日增至兩千五百噸，超過敵僞時代產量一倍。各礦在運動中，均湧現了大批勞動模範和人民功臣，並有不少優秀工友已成爲幹部和共產黨員。

美帝侵華零訊

△上海消息：本月一日，美軍事顧問三人，偕同蔣匪陸軍副總司令湯恩伯，由南京飛滬視察及監督京滬、滬杭沿綫「防務」，並檢閱蔣匪部隊。

△美帝掠奪中國教育主權的「對華教育基金會協定」，正積極實行中。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金岑揚已於上月底由美抵平，担任北大教授。

△美帝郵務次長艾金四日抵滬，據稱，彼此行任務爲討論「中美郵件問題」，五日會與蔣匪郵政當局會談。

△粵省蔣匪當局爲便於美帝侵略華南，正準備興建粵漢路坪石至狗牙洞煤礦區支綫及曲江至贛省吉安鐵路。宋匪子文三日在穗宣稱：兩鐵路興築之進行，已與蔣匪[illegible]法」。南京當局商定「具」。

讀報常識

國際民主婦聯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巴黎召開了一個國際婦女代表大會，有蘇法英美等四十個國家的代表出席。解放區當時限於交通阻礙，就委托了正在法國出席世職大會的鄧發與出席世青大會的陳家康兩同志向大會接洽，要求加入爲該會會員，並獲得允許。

該大會成立了一個經常固定的組織機構——國際民主婦聯，主席爲考登夫人，副主席四人，由蘇西美中四國分任。聯合會的理事規定了中國佔八席，解放區得三席，由解放區婦女團體選出鄧穎超、蔡暢二同志爲正式理事，丁玲爲候補理事。

該會宗旨主要是爲了團結國際婦女，爲肅清世界的法西斯主義以及爲世界的和平民主而奮鬥。

美帝援蔣侵華新計劃
馬西努評：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上月二十六日莫斯科電台廣播馬西努關於美帝援蔣侵華新計劃的評論，大意說：美國五億七千萬美元的「援華（蔣）」新計劃，是美國最近兩年半來援蔣內戰、干涉中國內政和變中國爲美國殖民地及軍事基地之政策的繼續。美帝在中國內戰火上加油，是爲了使國民黨更加依賴他們，以便竊取中國更多主權。與該計劃宣佈同時，國民黨反動派爲獲得新的援助，已同意美國對華南的統治，並將台灣出賣給他們。二月六日天津益世報報導：國民黨與美國關於發展華南問題，在原則上已達到協議。該報認爲美國人自以爲投資華南比較安全。杜魯門在致國會諮文中，也洩露了這點。至於台灣的問題，天津益世晚報說：除了軍事資源問題之外，美國打算把台灣變成美國在遠東的空軍和海軍根據地。三月二十八日，國民黨發言人又承認了給美國船隻在中國內河——長江的航行權。二月十三日路透社報導：王世杰在「（蔣匪）國民參政會」常駐會上聲稱：中國（蔣匪）支持美國恢復歐洲和日本的計劃。南京報紙傳出：二月十七日（蔣匪）行政院通過決議，減輕對日本工業的限制，這是表示國民黨爲了換得美國援助，同意使中國的外交政策更加服從於美帝國主義的利益。

美國的援華（蔣）新計劃，表示美帝在華擴張的繼續強化。可是美國的擴張是在新的情況中進行的，這種情況有利於民族解放力量而不利於帝國主義侵略和國民黨反動力量。杜魯門致國會的諮文、國務院的備忘錄和馬歇爾的演說，都不得不承認國民黨統治的破產和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政策的破產。他們承認自日本投降以來，美國已給國民黨以鉅大援助，其中且包括大量軍事援助，這在國務院公佈的備忘錄中已詳細發露了，但是這種援助，並不能保證國民黨反動份子所需要的「暫時休息」。中國人民解放軍正依靠全體人民的援助，不斷增長自己的打擊力量，他們決心繼續自己的勝利，直到解放全中國領土。

黃家川土改中整頓支部

（上接第二版）

黃朋明說：「這事搞的美，比到縣上訓練班學的東門道還好。」黃朋元說：「對，這次好比是洗臉，臉的黑洗淨了，眼睛也亮了，以後保險不會再做兒事。」群眾的認識也前後發生了改變，開頭剛佈置審查時，曾有些人認爲有三個黨員不夠格，堅決主張把他們清洗，但審查的過程中，一件一件分清是非和分析責任的結果，有些事情主要是制度上有毛病（扭架支差等事），有些事情完全出於誤會（如兩家婆姨間的糾紛），有些黨員不能負全責（如分配公糧不公），有些錯誤群眾也看到係由於黨內教育不夠而來，所以當最後討論到處分那些有毛病的黨員時，除一人還堅持原意見外，絕大多數人都認爲本村黨員基本上都是好的，一致主張留在黨內教育。勞動英雄馬超凡說：「過去沒有教育，黨員解不下他們，我們也解不下他們是幹啥的，所以出了毛病。」鄉農會委員黃登堂說：「人只要解開錯誤就有進步，黨員經過這次教育以後一定會好。」而且有些黨員在反省後工作上表現更爲積極，黃朋明在提出審查後到幾十里路外去找地主、尋東西，黃紹以後到各處去給大家買牛，改善了群眾對他的影響。黃紹舉自反省後，做事比以前和氣了。他家裏是中農成份，調劑土地時曾堅決把一些多餘的地獻出來幫助窮人翻身。去冬有些人要做豆腐沒有本錢，他給借資相助。結果依據群眾意見，獎勵了這兩個黨員。

黃向海雖是個老黨員，一貫工作積極，對敵鬥爭堅決；但自三十三年由山西逃難歸來後，全家四口人死了三口，從此便灰心喪氣，不好好勞動，前年扭任農會委員負責分配園子時，把其兄應分的半堆地躲成一堆，前年正月在家裏招賭，給群眾影響不好；去年冬土改未開始前聯絡一部份人組織「貧農團」鬧鬥，引起群眾不滿，始這次提交群眾審查，本人反省悔過，其小宗派即告瓦解。群眾提出給其處分，黨內乃予以警告。由此使得正派農民爲之振奮，群眾向黨靠攏一步。同時告訴了他本人錯誤的嚴重性，如不堅決改正，即要開除出黨。

獎勵好黨員 吸收新黨員
團結羣衆改造村政權

不僅如此，由於把土改與整黨結合進行，群眾對黨對民主的重視和熱情更爲提高。從去冬至今春，全村群眾爲專門討論黨及審查黨員問題的會議開過十五次之多，愈到最後，群眾情緒愈高，有時白天分地晚上整黨，一面審查舊的，同時介紹新的入黨，黨員發展了一倍以上（九人），使黨增加了新鮮血液。最後，黨員形成了核心力量，團結群眾改造了政權，檢討了一切負責人，好的受到獎勵，壞的受到批評，把有強迫命令作風的村長和小宗派的議員撤換了，新當選的村主任和議員都是全村公認的公正農民，其中黨員佔百分之四十二。黨員在此次運動中都進步很快，原來的七個黨員中，最好的只有一個，現在最好的增爲四個，中等的由兩個增至三個。

組織羣衆監督反對官僚主義

（摘錄「列寧生平事業簡史」裏的一段）

列寧認為組織監督，吸收工人和農民——尤其是婦女——來參加這個工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任命為人民委員來主持國家監督部的，就是斯大林同志。一九一九年四月，列寧寫信給斯大林說，在監督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根據公民控告來作突然的檢查，要採取革命手段對付濫用職權和官場因循延擱的現象，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多產品數量。列寧認為監督機關是吸收勞動羣衆來參加國家工作的強大工具。為此目的，就於一九二〇年把國家監督部改組為工農檢查院。列寧會同斯大林商量，並對他寫道：「目的是：把全體勞動羣衆，無論是男人，尤其是婦女，都吸收來參加工農檢查院底工作。」

列寧非常細心檢查各地執行這個指令（按指一九二一年列寧所擬定的勞動國防委員會關於經濟建設事業底基本任務給各地方蘇維埃的指令）的情形，認為這是他所提倡的實行羣衆監督和由地方檢查中央機關工作的思想實現的開始，是吸引忠實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非黨羣衆來參加國家管理機關的方法。

列寧認為吸引羣衆來管理國家是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他經常教導說：蘇維埃政權力求把一切勞動者，黨員和非黨員，男子和婦女，都吸引來積極參加國家建設和經濟建設的事業。

列寧一面教育羣衆，一面又向羣衆學習。列寧無情地痛斥一切以高傲態度看待羣衆，企圖只教導羣衆而忘記必須向羣衆學習，理解其行動，細心研究並綜合其實際鬥爭經驗的人。

列寧有千絲萬縷同廣大工農羣衆聯系着，他堅毅地尋找並力求建立新的聯系。一九二二年一月，列寧給「貧農報」的編輯寫道：「是否可以簡略示知（最多兩三頁）：貧農報收到了多少農民書信了？在這些信中有什麼重要的（特別重要的）和新的東西了？情緒怎樣了？迫切問題了？是否可以每兩個月得到一次農民信件了？」

同工人接談，在羣衆大會上，在職工會的廣大生產代表會議上，在非黨員工農代表會議上，以及在各代表大會非黨員代表談話會上，以及在無數其他會議上發言，同工農通信員談話，研究來信——這就是列寧同羣衆發生聯系的泉源。

極深刻地相信羣衆，就是列寧底特點。鞏固與羣衆的連系——這就是列寧所經常提醒黨來注意的問題。「只有當我們是正確代表人民意識時，我們才能管理」——列寧於一九二二年春天在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這樣說道。民衆知道列寧是愛護他們的，所以他們無限信任列寧。工人們說道：「列寧就是我們自已。」

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里軍校學生晚會上的演說中用以下的話來形容列寧確信羣衆的精神：「除列寧而外，我再也不知道有第二個革命者是像列寧那樣深信無產階級底創造力量，深信無產階級本能底革命適當性的……。因此，列寧就始終不倦地鼓吹着：向羣衆學習吧，理解羣衆底行動吧，細心研究羣衆鬥爭底實際經驗吧。」

確信羣衆底創造能力，——這就是列寧活動中的這樣一個特點，這個特點會使他有可能來理解自發勢力，並把這自發勢力底運動引上無產階級革、命底軌道。

列寧不能忍耐浮誇習氣，要求到處都表現簡樸精神和謙遜態度，同時他自己就是這種格外謙遜的模範。工人們以下一句話來形容列寧底簡樸精神：「如鐵一樣簡樸。」「列寧這種簡樸精神和謙遜態度，這種很想不露頭角，至少是不惹人注目和不故意表彰自己崇高地位的精神，——這個特性正是列寧為新式羣衆——簡單平常的人類最「下層」羣衆——底新式領袖最有力品質之一。」

列寧認為，國家機關在全國社會主義改造中和鞏固工農聯盟事業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列寧激烈反對任何延擱習氣和官僚主義。他採取各種最堅決的辦法反對官僚主義和延擱誤事者。他指示說，負有同官僚主義鬥爭責任的蘇維埃機關，對於任何問題都不可持形式主義的態度。他要求把關係於延擱習氣和官僚主義的案件提交法庭審判，認為必須使法官嚴厲懲治延擱誤事的罪人。他指示說必須「由中央來督促法官。」

一九二一年九月，列寧在致司法人民委員的專信中說：必須在秋冬期間由莫斯科法庭審判莫斯科五六件延擱誤事的罪案，挑選「顯著的」事實並把每一次審判都變成「政治」案子。找幾個善於鑑別延擱誤事的聰明「專家」，他們應當特別善於「檢舉延擱誤事罪」；須作一種論懲治延擱誤事罪的解釋信。

列寧不能容忍欺騙行為，而對於那些盜竊社會主義財產的行為尤極嚴厲。他採取最嚴厲的辦法對付一切浪費公款和盜竊國產的現象。列寧是不受欺騙的。他到處都要求坦直和誠實。

一九二一年有一個紅軍戰士來到莫斯科向列寧報告，說在頓河省有某些工作人員越權行事和盜公肥私。這個同志在致列寧信中指出，這些行為使工人和勞動人民深為不滿。列寧即刻把這封信底一份抄本轉交中央書記莫洛托夫同志，提議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指定幾個人和一二十個斯維爾德洛夫大學學生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派到頓河區去，把寫這封信的人隨身帶去，把那些證實為確犯盜竊罪者就地槍斃。對於寫這封信的人，列寧在給書記的字條上寫道：「火速找到來信作者，接見他，安慰他，告訴他說，我有病，但他所提出的案子，我是會督促辦理的。」

烈士的媽媽伍老婆婆

殷白

伍老婆婆是桔棒村前農會幹事伍福榮的母親，伍福榮被閻匪徒殺害了，留下老婆婆和她一個孫女。很早就聽到過這位伍老婆婆的許多可敬的事實。參加完乾村農民鬥爭地主大會之後，我們就到了伍老婆婆家裏。

因為開了一天會，老婆婆見我疲累了，便給我鋪開了鋪子，她的孫女早已熟睡在我們身邊，老婆婆就在灶後支架的木床上睡。那晚我們就在這陌生又親熱的「母親」家裏住宿。

第二天早起，老婆婆一邊給我們做飯，一邊告訴我福榮犧牲的情形。她兒被閻匪捉去殺死在木瓜坊，木瓜坊的羣衆偷偷的收起了烈士的屍體，並秘密派人前來報訊。

那時候桔棒村裏住着閻匪部，她聞得兒子的兇音便向這個閻匪部衙去，匪徒們從四面包圍她，[illegible]把她的帽子也打掉了，[illegible]但是她毫無恐懼，[illegible]徒「主委」，問：「我的兒子呢？」[illegible]「他偷跑了！」「不！我的兒子不會跑。」她立刻制住他，[illegible]一陣死寂以後，卑劣的劊子手祇好招供：「是殺了，是除伍（閻匪）殺的，你找我作甚了」

「隊伍殺的，不是你下的命令嗎？」老婆婆憤怒的逼近他。劊子手倘怒起來，露出本色，手臂一伸，把衣袖挽起說：「是我下命令，你要怎麼樣了」

老婆婆從容說：「怎麼樣了？我一個老婆子，你們還來人，可是要怎麼殺還不是由你們，我兒犯得甚罪，我要尋個理。……」匪徒們不讓他說完，把她撅出了院子。

伍老太太，還和我們談過另一個故事：

福榮同志被殺以後，一天匪徒們突然包圍了她的院子，他們逼着她要八路軍，她說：「我的兒子你們已經殺了，再要八路軍，八路軍就沒有了，[illegible]來大（用手比）一二十年才能長大，那還不得你們殺了！」匪徒們在她面前[illegible]

[illegible]四歲上死了她丈夫，那時她才二十四歲，她帶着孩子，[illegible]

不要吃了「籽垧」

——民間故事——

張友

地裏下的種籽，保德人叫「籽垧」。那裏流傳着一句俗話說：「餓死爺爺娘娘，不吃籽籽垧」。這句話還有一個故事。

前清光緒二十六年，保德鬧了大年荒，冬天人們就沒吃的了，災情最重，十分困難。春天，家家吞糠嚥菜，攪上些樹皮吃。有一家吃得實在沒辦法了，想換個口味，就把那留下做「籽垧」的麥子豆子吃了，有些老人勸他說：「孩兒，地吃在先，人吃在後，你吃了籽垧種甚呀？」他說：「現時活不出來，誰還管那些！」這一家不聽老人言，吃完種籽，[illegible]

另外有一家，[illegible]

人們對比了這種情形，得出一個經驗，就是[illegible]所以流傳了這句話[illegible]「餓死爺爺娘娘，不吃籽垧」。

對農村婦女工作的幾點檢討和意見

——寧武縣婦女部長鹿紹箴給區婦女幹部的一封信——

××、×××同志：

（略）

現在我回憶起以前做婦女工作時，自己的階級觀點是模糊的，沒有把婦女運動與農民運動結合起來，孤立的看婦女問題。關於老少婚與買賣婚姻問題，窮苦人家娶不起女人，到三、四十歲的時候，受苦受的積蓄下點錢，才能化大價買一個老婆，有錢的不嫁給他，窮人家養不起大姑娘，十二、三歲就賣了，結果化幾百元買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

這樣看起來，一些貧苦人在婚姻問題上是很痛苦的，但過去我們在解決婚姻問題時，[illegible]到這點，把不少的貧苦農民[illegible]對虐待婦女與男女不等的問題[illegible]很錯誤的，認為男的壓迫女[illegible]以婦女運動的鬥爭對象就成[illegible]得人家全家不團結，而忽視[illegible]建勢力及封建制度的鬥爭。[illegible]作，主要是搞紡織。但是我[illegible]

有具體的幫助貧苦婦女解決穿衣問題，這都是錯誤的。這僅僅是幾個例子，細的檢查起來，有許多事情是給貧苦農民幫了倒忙。

最後我還要談談咱們目前工作上幾點意見和你們研究。[illegible]

敬禮

紹箴　三月三日